

THE GREEKS

H.D.F. Kitto

It was not, in fact, a matter of politeness. The Greek word 'barbaros' does not mean 'barbarian' in the modern sense. It is a term of loathing or contempt for people who do not eat their meat.



(英)基·托 著



希臘人

·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

希腊人

(英) 基 托 著 徐卫翔 黄韬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胡小静
顾兆敏
封面装帧 杨德鸿

·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

希 腊 人

[英]基托 著

徐卫翔 黄韬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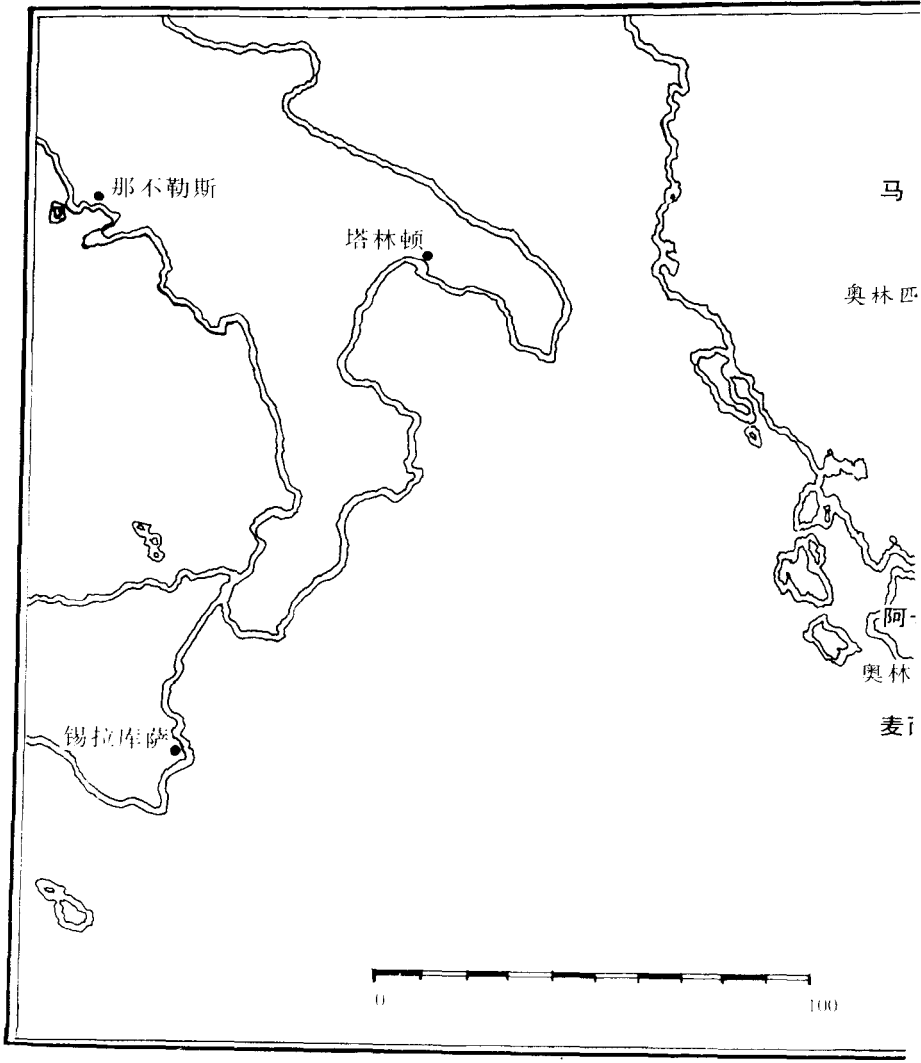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1.5 插页 4 字数 228,000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8-02793-5/K·676

定价 1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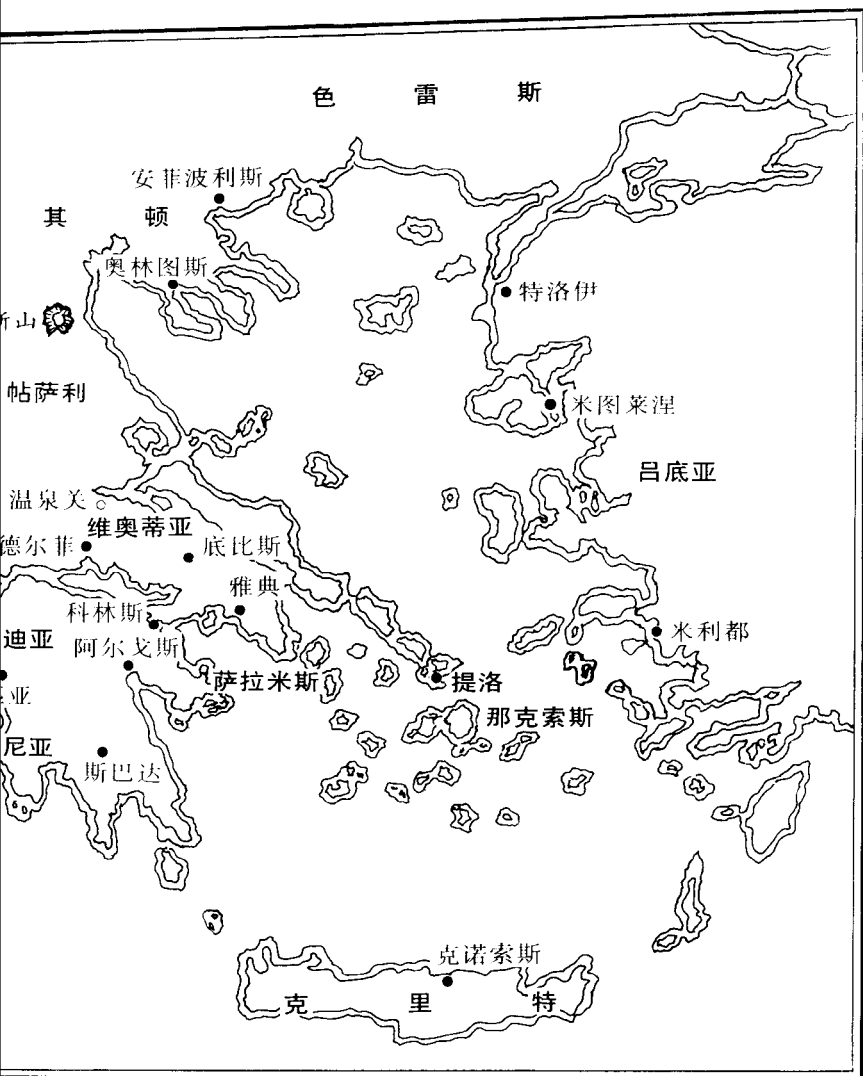
那不勒斯

塔林顿

锡拉库萨

马
奥林匹
阿
奥林
麦

0 100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希腊民族的形成	[8]
第三章	国土	[30]
第四章	荷马	[50]
第五章	城邦	[78]
第六章	古典希腊:早期	[97]
第七章	古典希腊:前五世纪	[134]
第八章	战火中的希腊人	[170]
第九章	城邦的衰落	[194]
第十章	希腊精神	[218]
第十一章	神话和宗教	[253]
第十二章	生活和个性	[266]
译后记		[332]
索引		[337]

第一章 导 言

作者在此提请读者把以下说法作为言之有理的事实陈述而加以接受：在世界的某一部分，经过数百年的教化，而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在那里逐渐出现了一个民族，人口不太多，不算很强大，也未经良好地组织，但他们却对人类生活之目的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看法，并第一次揭示了人类心灵的目的与意义何在。这一陈述将得到展开，并且希望在后面加以证明。通过观察希腊人以一种相当简单自然的方式，感受自己与他们所知的其他民族的差异，我们可以开始进一步的叙述。至少，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习惯于将人类大家庭区分为希腊人(Hellenes)和蛮族(barbarians)。^[1]前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比如荷马(Homer)，并不这样使用“蛮族”一词；这并不是因为他比他的后代更讲礼貌，而是因为当时这种差异尚未完全显现出来。

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个礼貌的问题。希腊语中 barbaros 一词，并不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 barbarian(蛮族)，它不是表示厌恶或蔑视的词，不表示住在洞穴里吃生肉的人。它只表示那些不说希腊语而只发出“巴巴”(bar bar)这种噪

音的人。只要你不说希腊语，你就是个 barbarian，不管你属于某个野蛮的色雷斯(Thracian)部落，还是属于某个东方或埃及的奢华城市；至于后者，希腊人很清楚，早在希腊存在之前的许多个世纪里，它们就是稳定而文明的国家了。barbaros 并不一定暗示着轻蔑。许多希腊人仰慕波斯人的道德准则和埃及人的智慧。希腊人对东方所欠的债——无论物质的、理智的，还是艺术的——很少被忘记。然而，这些民族还是 barbaroi(蛮族)，是外国人，和色雷斯人，塞西亚人(Scythians)等民族划在一起(虽然并不与他们相混淆)。只因为他们不说希腊语吗？不，他们不说希腊语是一种表象，反映了更深刻的差异，它表示他们既不是以希腊人的方式生活也不是以希腊人的方式思考。似乎他们的整个生活态度是不同的；而一个希腊人，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多么地倾慕乃至艳羡一个“蛮族”，他也不会觉察不到这种差异。

我们可以顺便提及另一个种族(没算上我们自己)，也在他们自己和所有外族人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那就是希伯莱人(Hebrews)。这两个都强烈地感觉到与邻邦不同的民族，他们相互之间并不遥远，然而却在很大程度上对对方一无所知，而且互不影响，一直到亚历山大征服之后的时期。那时希腊思想对希伯莱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比如在《传道书》(Ecclesiastes)中。然而，这是两种文化之典型特征的融合——希伯莱人的宗教热忱和希腊人的理性及人文精神——这一融合形成了后世欧洲文化和基督教的基础。但是外邦人(Gentile)和蛮族(Barbaros)是很不同的概念；一个纯粹是种族和宗教的，另一个则偶而才带有种族意

义,并且绝对没有宗教色彩。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希腊人作出这种严格的区分?是否有其正当的理由?

或许有一个答案,一个真实而充分的答案。如果说东方的古老文明在实际事务上是极为出色的,在艺术上有时也不亚于希腊,那么,在理智上他们却是荒芜的。在许多个世纪里,千百万人都有过生活经验,然而从这生活经验中又得出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每一代人的经验(除了在实际事务上的)都随着他们进了坟墓——还不如森林中的树叶,它们起码肥沃了土地。把生活经验加以提炼,保存和扩大的是文学。在希腊人以前,希伯莱人创造了宗教诗和爱情诗,以及先知们的宗教诗和预言,但所有其他已知的文学形式(除了小说)都是希腊人创造并加以完善的。“蛮族”的历史纪年和修昔底德^[2](Thucydides)之间的差异,是一个儿童和一个不但自己能理解也能让他人理解的成年人之间的差异。叙事诗,历史与戏剧;哲学的各个分枝,从形而上学到家政学(economics,一译经济学);数学以及许多门自然科学——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希腊人开始的。

然而,要是我们问一个希腊人,到底是什么让他不同于蛮族,我猜想他不会首先提到希腊心灵的这些辉煌成就,虽然他意识到他会用更理智的方式来处理大部分事物。(比如狄摩西尼^[3](Demosthenes),当他抨击他同城邦的公民对待马其顿的腓力的政策缺乏骨气时,说道:“你们比一个试图打拳击的蛮族好不了多少。打他一处,他的手就移到那一处;打他另一处,他的手再移到另一处。”)他也不会首先想到我们如此钦羡的神殿、雕像和戏剧。他可能会说,而且

事实上的确也这样说了：“蛮族是奴隶，而希腊人是自由人。”

那么，当他说希腊人的“自由”和外族人的“奴役”时，他的意思又是什么呢？我们必须注意不把它仅仅当作政治术语来解释，虽然政治也是足够重要的一方面。在政治上，它意味着，他并不一定自己统治——因为更常见的情形是他并不统治——但无论他的政体是如何治理的，它都尊重他的权利。城邦事务是公共事务，而不是一个独裁者的私人利益。他是被法律治理的，一种已知的尊重正义的法律。假如他的城邦是彻底民主的，他就参与政府的治理——希腊所理解的这种民主，是一种政府形式，现代世界对此并不知晓，也知晓不了；而假如它不是个民主政体，起码他也是一个“成员”，而不是统治的对象，政府的原则是已知的。希腊人在灵魂深处觉得专断的政府对他是一种冒犯。假如他去看看那些更富有、拥有更高文明的东方国家，他所看到的准会是：宫殿政府，由一个绝对的君王来统治，不是像早期希腊的君主那样，由忒弥斯^[4] (Themis) 来统治，或者有一部来自天堂的法律，而仅仅是按照他的私人意愿来统治；不是对诸神负责，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位神。这样一位主子的子民便是个奴隶。

10

然而 *eleutheria* 一词——“自由”只是它的一个不完整的翻译，它所指的比这要多，虽然这也已经很多了。奴役和独裁是戕害灵魂的，因为，照荷马的说法：“假如奴役的日子降到一个人头上，宙斯便取走了他一半的人性。”东方的鞠躬礼让希腊人看了很不舒服，因为这是不 *eleutheron* (自

由),在他眼里,这有悖人的尊严。哪怕是对诸神,希腊人也像是对人那样地祈祷,站立着;虽然他全然明了人性与神性之间的差异。他不是神,这他知道;但他起码是个人。他知道对猿猴般模仿神性的人,诸神会毫不留情地加以打击,在所有的人性特征中,他们最推崇的是谦逊和敬畏。然而他也记得神与人来自同样的出身:

“诸神与人类是同一个种族;我们都从同一个母亲^[5]那里获得生命。而我们的力量却全然相反;给予我们的力量是无,给予他们的,却是黄铜的天堂永存,他们的安全常驻。”

所以品达^[6](Pindar)在一段常被学者误译的段落(他们本该更清楚)中说:“诸神是一个种族,人类是另一个。”然而,品达这段话的全部要义在于人的尊严与弱点;这正是贯穿全部古典希腊文学中悲剧色调的最终来源。正是这种对身为人的尊严的意识,给了这个词(指 *eleutheria*)以急迫和紧张,我们将它译成“自由”是不够的。

然而还不止于此。除了那些生活在东方专制主义中的人们以外,也还有 *barbaroi*(蛮族)。比如北方的民族,他们生活在希腊人自己刚刚摆脱不久的部落状态之中。他们与希腊人之间的重大差异在哪里呢?假如不仅仅是他们的文化低于希腊人的话。

就在于希腊人发展出了一种政体形式,我们将它不够 11
灵巧不尽准确地译作“城邦”——因为没有哪种现代语言能做得更好了——这一形式刺激并满足了人类更高的本能与才具。关于城邦我们能说上很多,在此只需作出以下评论:

城邦起源于一种地方公共安全联盟，后来成为人们道德、理智、审美、社会和实践生活的焦点，以这种形式发展并丰富它们，此前此后，都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形式能做到。其他政治社会的形式是静态的；而城邦则是希腊人有意识地创造比以往更为优秀的公共与个人生活的方式。

这的确就是一个希腊人在其同胞的诸多发现之中会置于首位的东西，即他们找到了最佳的生活方式。毕竟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想的，因为他那句常被译作“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名言，事实上意味着：“人是这样一种动物，其特性就在于生活在城邦之中。”假如你不是这样的，那你就在其最好最为典型的意义上比人少了点什么。蛮族就是这样的。重大的差异就在此。

在整理对这一民族的这些叙述时，我们也许可以说上很多，与其让自己试图以一种系统的面面俱到的急迫方式涉猎整个领域，还不如将华丽的词章留给我感兴趣的地方；同样，到了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e the Great)我就停笔了，因为那是城邦的终结。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后来几个世纪的希腊不重要了，相反，我觉得它太过于重要，不能把它卷曲在草草收尾的最后一章之中——这是常能见到的。假如诸神仁慈，我将在第二卷中讨论希腊化(Hellenistic)和罗马(Roman)时代的希腊。

我将尽我所能让希腊人自己说话，我也希望出现一幅相当清晰与均衡的画面。我试过不加以理想化，尽管我面对的是伟人而不是小人物，面对的是哲学家而不是无赖。只有到得山顶，人们才有良好的视野：无赖到处都是一样 12

的——尽管希腊的无赖纵是恶劣也很少愚钝。

注释：

[1] 我将使用“古典”一词来表示从约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到前四世纪后期亚历山大征服的这段时期。

[2] (约前 460 年以前——前 404 年以后)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后世历史学家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生于雅典。——译者注

[3] (前 384 年——前 322 年)古希腊伟大的演说家，曾领导雅典人民进行近 30 年反对马其顿侵略的斗争。幼时口齿不清，后发奋锻炼，终于掌握了雄辩术。留下多篇演说辞，尤以三篇《反腓力辞》与《金冠辞》最为著名。当雅典被马其顿人攻陷后，他服毒自尽，标志着雅典民主制的衰落。——译者注

[4] 提坦女神，宙斯的妻子，时序女神和命运女神的母亲，是司法律、秩序和预言的女神。——译者注

[5] 大地母亲。

[6] 一译品达罗斯(前 518/522 年——约前 438 年)古希腊诗人，所写颂诗是前五世纪希腊合唱抒情诗的高峰。——译者注

第二章 希腊民族的形成

色诺芬^[1](Xenophon)讲过一个不朽的故事,这一故事因其不朽,故能在此复述。它讲的是万人大军(Ten Thousand)穿越亚美尼亚(Armania)群山直到黑海(the Black Sea)的长征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这些人都是雇佣军,招募他们的是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他希望他们帮助他将其同父异母兄弟从波斯王位上赶下台;但他却没有告诉他们这一点,因为他很清楚,没有任何希腊军队愿意离开海边跋涉三个月。不管怎么说,最后他总算把他们哄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希腊人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波斯军队,但居鲁士却被杀死了。所有的人都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波斯人手头突然有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却不知拿他们怎么办好,而希腊人离家征战了三个月,却没有了领导、雇主和目标。他们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联盟,他们效忠的不是任何人而是其自身。也许他们会失去控制,滥杀无辜;也许他们会分化为小股的匪帮,被人各个击破;也许他们会归顺波斯军队和波斯帝国。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们愿意回家,但不是穿越广漠的小亚细亚(Asia Minor),他们已经看厌了这片土地。他们决定向北行军,希望到达黑海,他们选出一位将军,就是色诺芬自己。他是个雅典乡绅,这位将军更像是个会议主席,因为大政方针都是他们共同决定的。这些凶猛的希腊人身上常表现出一种自律精神,靠着这种精神,他们结成一个整体,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行进在这片未知的山地,遇有土著尽量安抚,安抚不成则坚决打击。

有些人死去了,但死的并不多;他们团结一致,终于活下来了。我们在色诺芬那相当平实可靠的《长征记》(Anabasis)中读到,有一天,色诺芬正在指挥增援,先头部队在攀登一座关口,他们到达顶端时,爆发出一阵呼喊声,并向后面的人挥着手势。后者加快了步伐,心想前面遭遇了有敌意的部落。当他们到山脊时,也开始呼喊,以后每一批人上来都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在呼喊,心情激动地指着北方。最后,焦急的增援部队总算听清了他们的呼喊:Thalassa, thalassa。长长的恶梦终于结束,因为在希腊语中,thalassa指的是“海”。远处波光粼粼——那是咸水;而有咸水的地方就有人懂希腊语,就有回家的路。万人大军中有人个人说:“我们能够像奥德修斯(Odyssevs)一样结束旅行高卧无忧了。”

我复述这个故事,一部分是按照希罗多德^[2](Herodotus)的优异原则:一个好故事绝不会妨碍有见识的读者。另一部分是因为希腊语中的这一著名词汇 Thalassa “咸水”,显然根本不是个希腊词。更确切地说,希腊语是印

欧语族(Indo-European Family of Languages)的一支,与拉丁语、梵语(Sanskrit),凯尔特和条顿诸语言(Celtic and Teutonic tongues)有亲缘关系:这些语言反映了从中欧某地开始的移民运动,这些移民从东南至波斯和印度,因而印度语言中的 raj(王)与拉丁语中的 rex 和法语中的 roi 同源,向西南至巴尔干(Balkan)和意大利半岛,向西则抵达爱尔兰。然而,像大海那样具有希腊色彩的东西,希腊语中的词却不是印欧语言的。那么希腊人又是从哪里得到这个词的?

也许色诺芬著作的一幅插图能够解释这一点——虽然这一故事的最早典据是个当代作家,就在万人大军出征前十个世纪,也许十五个世纪,一伙讲希腊语的人向南进发,离开巴尔干群山,走下了斯特鲁马河^[3](struma)或瓦尔达尔^[4](Vardar)河谷,为的是寻找一个更为适宜的家园。突然,他们见到前方是一望无际的水,他们的祖先从未见到过这么大片的水。惊讶之余,他们设法去问土著这是什么;而土著比他们还要惊异,说:“什么!当然是 Thalassa。”因而, Thalassa 这个词就留下来了,而这种语言的其他词汇几乎都消失了。 14

当然,以单个词为基础建立一个民族起源的理论会是很草率的:人们会因为外来语具有极大的便利而接纳它,并且它会排挤和扼杀本民族的原有词汇。但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和以后数百年间希腊文明的成熟期,存在着许多特征,只有假定这种文明是两种更早文明的直系后代才能很好地解释这些特征,另有一些证据证明的确如此。

让我们多考察几个词。希腊语中有两类词不是来源于希腊的：(像 *thalassa*) 以一 *assos* 或一 *essos* 结尾，大部分是地名，如 *Halicarnassos*，希罗多德的出生地，还有以一 *inthos* 结尾的词，如 *hyacinthos* (风信子)，*Corinthos* (科林斯)，*labyrinthos* (迷宫)，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它们是外来词？科林斯最早是外国移民点？可能。比科林斯更令人惊讶的，那就是雅典 (*Athena*) 并非希腊名，雅典娜 (*Athena*) 也不是希腊女神。起码情感上会反对这种想法，即雅典的名字是入侵希腊人的外国人的名字，传说也不会支持它，因为雅典人是两个宣称自己是 *autochthonous*，即“生于土地者”的希腊人群之一，另一个是阿卡迪亚人，传说早在月亮诞生之前他们就定居在阿卡迪亚 (*Arcadia*) 了。

现在，正如我们如今已明白的，有理由尊重传说，在阿卡迪亚和雅典的传说中起码也有几分道理；因为阿卡迪亚处在伯罗奔尼撒 (*Peloponnese*) 多山的中心，很难被征服 (正如后来土耳其人所发现的)，而阿提卡 (*Attica*)、雅典人的领地，土壤贫瘠，对入侵者或移民缺乏吸引力。因而雅典是非希腊的；并且有理由认为她和她的人民也是前希腊的，这是很不同的事情。

另一个雅典传说会把我们带得更远一些。一个广为人知的雅典故事说的是雅典娜和波塞冬神 (*Poseidon*) 争夺卫城 (*Acropolis*) 的控制权。雅典娜赢了，而波塞冬也得到了立足点。这样，波塞冬似乎是个希腊神——说它是希腊的 (*Hellenic*) 应该不大会错，而雅典娜则是非希腊的 (*non-Hellenic*)。对诸如此类的传说进行解释不是件具有确定性